



辛弃疾词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

古词坊

辛弃疾词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郑小军 ※ 编注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众里寻他千百度:辛弃疾词/郑小军编注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5.6
(古词坊系列)
ISBN 978-7-5329-4965-6

I. ①众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辛弃疾(1140~1207)
—宋词—诗歌欣赏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56134 号

众里寻他千百度:辛弃疾词

郑小军 编注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15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965-6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一

辛弃疾身当南宋弱世，负经纶之才，以功业自许，有气吞山河、平戎万里之志，但现实不允许他施展雄才，无法实现克复神州、整顿乾坤的宏愿。历代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经世之才有极高的赞誉和深沉的叹惜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评价辛弃疾：“今日如此人物，岂易可得！”（《答杜叔高书》）又赞其“经纶事业，有股肱王室之心”（《答稼轩启》）。南宋大诗人陆游将辛弃疾比作管仲、萧何：“大材小用古所叹，管仲萧何实流亚”（《送辛幼安殿撰造朝》）。南宋著名词人姜夔、作家刘宰则将辛弃疾比作诸葛亮或张良：“前身诸葛，来游此地，数语便酬三顾”（姜夔《汉宫春·次稼轩韵》）；“卷怀盖世之气，如圯下子房；剂量济世之策，若隆中诸葛”（刘宰《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》）。元代史学家于钦在《齐乘》中说：“稼轩豪杰之士，枕戈达旦，有志于中原久矣。宋人举国听之，岂无所成！”明代状元钱士升《南宋书·辛弃疾传论赞》说：“稼轩人材，大类温峤、陶侃，南宋罕有其匹。……使稼轩得握生杀之权，予之以不中制之任，忠义慷慨，必能鼓舞一世。进则为折冲，退则为保障，精采规模，自有大可观者，非若空言之无补也。”清朝康熙帝爱新觉罗·玄烨《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》写道：“君子观弃疾之事，不可谓宋无人矣，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。使其得周宣王、汉光武，其功业奚止是哉！”纵览同时之奖誉，后世之推崇，辛弃疾襟怀志尚、文韬武略，足以负荷社稷之重，大体可见一斑。明了于此，也就容易理解辛弃疾门人范开《稼轩词序》所说，辛公“果何意于歌词哉，直陶写之具耳”。

辛弃疾一腔忠愤、满腹经纶、高世之才，既无从发挥，转而寄之于词，在词的领域里，纵横驰骋，开疆拓土，戛戛独造，在文学史上成就了另一番伟业。南宋文人早已指出辛弃疾在词坛上开拓万古的辉煌业绩。例如，刘过《沁园春·寄辛稼轩》云：“古岂无人，可以似吾稼轩者谁？”陈模《怀古录·论稼轩词》说：“回视稼轩所作，岂非万古一清风也哉！”刘克庄《辛稼轩集序》盛赞辛弃疾“所作大声鞺鞳，小声铿铄，横绝六合，扫空万古，自有苍生

以来所无。”

清初诗人王士禛在《花草蒙拾》里业已明确了辛弃疾豪放派领袖的地位：“豪放惟幼安称首。”清代评论家周济《宋四家词选序论》更精辟地阐明了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关键作用和辐射力：“稼轩由北开南”，“是词家转境”；“苏、辛并称。东坡天趣独到处，殆成绝诣，而苦不经意，完璧甚少。稼轩则沉着痛快，有辙可循，南宋诸公，无不传其衣钵，固未可同年而语也。”近人陈洵《海绡说词》具体阐发周济之说：“南宋诸家，鲜不为稼轩牢笼者。龙洲、后村、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。二刘笃守师门，白石别开家法。”亦如清代词论家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所说：“东坡一派，无人能继”；反观同时代与辛弃疾为同调者，有陆游、韩元吉、陈亮、刘过、杨炎正等；后起而师法稼轩者，则有刘克庄、蒋捷、刘辰翁、元好问、陈维崧、郑燮、蒋士铨等。故陈廷焯《词则·放歌集》眉批总结说：“感激豪宕，苏、辛并峙千古。然忠爱惻怛，苏胜于辛；而淋漓悲壮，顿挫盘郁，则稼轩独步千古矣。”其《云韶集》又说：“东坡词极名士之雅，稼轩词极英雄之气，千古并称，而稼轩更胜。”

早在南宋时，黄昇《中兴词话》就将辛弃疾比作李白。清朝以来的不少评论家则更倾向于把辛弃疾比作词中杜甫。清初词人陈维崧在《〈词选〉序》中以辛弃疾长调比拟杜甫歌行。清代评论家刘熙载《艺概》亦说：“词品喻诸诗，东坡、稼轩，李、杜也。”近代学者蔡桢《乐府指迷笺释》认为“稼轩词沉郁顿挫，气足神完，于诗似少陵”。现代学者则综合各方面考量，指明“宋词之有辛稼轩，几如唐诗之有杜甫”（缪钺《诗词散论》），“词中之辛，诗中之杜也”（顾随《稼轩词说》）。胡适《词选》更是直截指出，辛弃疾“是词中第一大家”。

二

辛弃疾（1140—1207），原字坦夫，后改字幼安，中年以后自号稼轩居士，金熙宗天眷三年（宋高宗绍兴十年，1140）出生于山东济南历城之四风闸。其时距金国灭亡北宋的“靖康之难”已历十三年。因父亲辛文郁早逝，辛弃疾自幼由祖父抚养。祖父辛赞，当宋室南渡时，累于族众，未能脱身，不得已而仕于金，曾为亳州、开封等地守令。辛弃疾少时受业于亳州刘瞻（暑老），与党怀英为同学。祖父于闲暇时，常带辛弃疾登高远望，指点山

河,思乘机起义,以纾国难。辛弃疾按祖父指令,于15岁和18岁时两度赴燕京(今北京)参加进士科考,借机侦察金人形势。因祖父去世,所谋未遂。直至金正隆六年(宋绍兴三十一年,1161),金主完颜亮大举南犯,北方地区抗金起义风起云涌,22岁的辛弃疾乘机于济南聚众二千反金,不久率部归耿京起义军,达二十余万人,为掌书记。他力劝耿京“决策南向”(《宋史·辛弃疾传》)。其间,僧人义端窃印叛逃,辛弃疾追而杀之,初显锋芒。绍兴三十二年(1162)正月,受耿京委派,辛弃疾与贾瑞等奉表南下,在建康(今江苏南京)受到宋高宗接见。辛弃疾北归途中,闻张安国杀害耿京、投降金国,遂率五十余骑,直奔济州(今山东济宁),突袭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,生擒张安国,缚于马上,当场又号召上万士兵反正,昼夜疾驰,奔赴临安(今浙江杭州),将张安国正法。同时代作家洪迈在《稼轩记》中描写辛弃疾这一壮举:“壮声英概,懦士为之兴起,圣天子一见三叹息。”

辛弃疾南归后最初十年间(1162—1171),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应有的重用,只担任江阴军签判、广德军通判、建康府通判、司农寺主簿等无足轻重的职务。但他满怀报国热忱,一再上奏恢复中原的谋略。隆兴元年(1163),张浚指挥北伐,曾取得一些胜利,但因主将之间矛盾摩擦,终致符离之战大败。次年,南宋与金签订了屈辱的“隆兴和议”,主和派势力再度占据上风。26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,向宋孝宗上奏《美芹十论》(又称《御戎十论》),详细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,具体提出了抗金复国的一系列策略。五年后,辛弃疾又进奏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》及《议练民兵守淮》两疏,并作《九议》上奏右丞相虞允文,驳斥主和派“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”的谬论,再次阐发他的抗金复国方略。这些奏议充满远见卓识,全面展示了辛弃疾杰出的政治、军事才能,可是由于当时宋金和议已定,辛弃疾的抗战谋略并没有被执政者采纳。

辛弃疾南归后第二个十年(1172—1181),以担任地方官为主,颇有建树,但因调动频繁,不能尽情展示其政治军事才能,更无法实现收复中原的宏愿。乾道八年(1172)春,辛弃疾出任滁州(今属安徽省)知州。他宽征薄赋,鼓励商贸,招徕流民,实行屯田,训练民兵,又建繁雄馆,修奠枕楼,仅半年时间,就使原本萧条荒陋的滁州,一下子繁荣富庶起来。淳熙元年(1174),辛弃疾得到后来短期出任右丞相的叶衡的赏识提携,先在叶衡江

东安抚使幕府中任参议官，继又入朝为仓部郎官。淳熙二年（1175），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军，从湖北起事，继而通过湖南进入江西，屡次大败官军。朝廷委派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，节制诸军，讨捕茶商军。辛弃疾调集赣州、吉州等地精兵，又征调当地熟悉地形的乡丁，深入山区围捕、追袭，结合诱降，很快杀了赖文政，平定了茶商军暴动。之后，辛弃疾历任京西转运判官、江陵府（今湖北荆州）知府兼湖北安抚使、隆兴府（今江西南昌）知府兼江西安抚使、大理寺少卿、湖北湖南转运副使、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等职。淳熙六年（1180），他在湖南安抚使任上，创建湖南飞虎军，利用五代十国时长沙故垒，建造新营房，招募步兵二千、马军五百，备办战马铁甲。辛弃疾这项计划，虽然得到朝廷的批准，但枢密院中仍有人反对，在孝宗面前劾奏辛弃疾聚敛民财，孝宗因此特降金字牌，勒令即日停工。辛弃疾接到金字牌后，藏起命令，督促监工务必如期完工。其时正当秋雨连绵，赶造二十万瓦很难。辛弃疾下令：除官舍神祠外，居民每家取瓦二片。不到两天，二十万瓦办齐，僚属叹服。飞虎军建成，雄震一方，为江上诸军之冠。事后，辛弃疾陈述本末，绘图进奏孝宗，孝宗释然。不久，辛弃疾第二次出任隆兴府知府兼江西安抚使，负责赈济当地灾荒。他张贴的赈灾榜文只有“闭粜者配，强籴者斩”八个大字，意即囤粮不售者将受流配处分，强行劫夺屯粮户者处以死刑。同时，他拿出公款，让士民公推精明能干的人领款去购买粮食，不取利息，限一月内运到。到期，城下粮船连檣而至，米价自减。辛弃疾因赈灾有功，受到朝廷嘉奖，转任奉议郎。但是，辛弃疾多年来独当一方事务，刚直自信，是非分明，处事果敢，触及了某些权贵的利益，因而遭到他们的忌恨和诽谤。淳熙八年（1181）十二月初，台臣王蔺弹劾辛弃疾“奸贪凶暴，帅湖南日虐害田里”，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。辛弃疾还未来得及赴浙西提刑新任，即被罢去所有职务。

从淳熙九年（1182）至绍熙二年（1191），辛弃疾南归后的第三个十年，是被迫退隐闲居于上饶带湖的十年。他自谓“人生在勤，当以力田为先”，故以“稼”名轩，自号稼轩居士。一方面，他以庄子哲学和陶渊明诗篇陶冶自己，表达与鸥鹭结盟，悠游山水，远离尘嚣的旷放之情；一方面，他又无法忘怀世事，时常抒发幽愤，与韩元吉、郑汝谐、陈亮等人的唱和中更是表达了至死不渝的抗金复国豪情。

绍熙三年至五年(1192—1194),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、福建安抚使,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。在福建安抚使任上,辛弃疾设置“备安库”、筹建万人军旅等举措,又遭谏官黄艾等人交章弹劾,因“残酷贪饕,奸脏狼藉”等罪名,而被罢免各项官职,再度退归上饶,又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闲居生活。庆元二年(1196),辛弃疾全家自上饶带湖移居铅山(今江西铅山东南)期思瓢泉。

嘉泰三年(1203),64岁的辛弃疾又被起用,出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,次年差知镇江府。当时独揽朝政的韩侂胄准备对金用兵,他既想利用主战派名帅的声望,同时却又忌惮别人跟他分享功名。开禧元年(1205)三月,正当辛弃疾在镇江积极备战、颇有声色之时,朝中却以荐人不当,将他连降两级官阶。同年六月,将他调离江防重镇,改知隆兴府(今江西南昌)。七月初,谏官弹劾他“好色贪财,淫刑聚敛”,辛弃疾又一次被革职,含恨返回铅山。开禧二年(1206),在韩侂胄指挥下,南宋出兵伐金,因仓促无备,草率从事,正如辛弃疾预料的那样,惨遭败绩。开禧三年(1207)秋,金人提出索要韩侂胄首级为议和条件。韩侂胄大怒,欲再次对金用兵,并想重新起用辛弃疾替他支撑危局,遂宣布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,要他速赴临安奏事。诏命送达铅山之日,辛弃疾身患重病,上章请辞。九月十日,68岁的辛弃疾赍志以歿,与世长辞。

统观辛弃疾一生,自山东起兵反金,至南渡归宋以来,有忠义之心,刚大之气,经天纬地之才,吞吐八荒之概,但命途坎坷,备极艰辛,三起三落,长期罢官闲居,平生志愿百无一酬,长使志士仁人唏嘘不已。正如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论:“辛稼轩风节建竖,卓绝一时,惜每有成功,辄为议者所沮。观其《踏莎行》和赵国兴有云:‘吾道悠悠,忧心悄悄。’其志与遇,概可知矣。”

三

辛弃疾与苏轼、陆游等人在文学创作上的侧重点很不相同。苏轼“以文章余事作诗,溢而作词曲”(王灼《碧鸡漫志》),陆游则“是有意要做诗人”(刘熙载《艺概》),皆非专力于词。辛弃疾却是毕生致力于词。他青少年时代在北方所作词,即受到前辈蔡光的赞赏,蔡预言弃疾“他日当以词名家”(陈模《怀古录》)。可惜稼轩早年词作都已散失。辛弃疾南渡以后,壮志不

酬,虽“负管、乐之才,不能尽展其用,一腔忠愤,无处发泄。……故其悲歌慷慨、抑郁无聊之气,一寄之于其词”(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引黄梨庄语)。今所存辛弃疾词达六百二十余首,数量之多,为唐宋词人之冠;境界之高,意蕴之深,内容之博,创辟之多,亦为历代词人所难以企及。

明末毛晋《稼轩词跋》称“词家争斗穠纤,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,磊落英多,绝不作妮子态”。“抚时感事之作”正是辛弃疾词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。辛弃疾是文学史上少有的用词来全面、生动地反映风雷激荡的时代风云的词人。

辛弃疾抚时感事之作主要包涵几个方面的内容。首先,抒发故国之思、中原沦陷之痛。辛弃疾作为曾在金人统治下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北方人,对于家国沦丧之痛有特别深切的体会。他南渡归宋以来,看见初春大雁北归,会触发他无法北归的哀愁:“清愁不断,问何人会解连环。生怕见花开花落,朝来塞雁先还”(《汉宫春·立春》);听到杜鹃(子规)“不如归去”的啼叫,也会引起他有家难回的伤痛:“蝴蝶不传千里梦,子规叫断三更月。听声声枕上劝人归,归难得”(《满江红》“点火樱桃”)。他登高远眺,更是关注沦陷的北方大地:“凭栏望,有东南佳气,西北神州”(《声声慢·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》);“遥岑远目,献愁供恨,玉簪螺髻”(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);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”(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)。他的故国之思也会从他清醒的生活空间,弥漫到他的梦中世界:“平生塞北江南,归来华发苍颜。布被秋宵梦觉,眼前万里江山”(《清平乐·独宿博山王氏庵》)。其次,歌咏报仇雪耻、抗击金兵的英雄壮举以及收复失地、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。辛弃疾青年时代就有起兵抗金的壮举。“壮岁旌旗拥万夫,锦檐突骑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银胡觥,汉箭朝飞金仆姑”(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,因追念少年时事,戏作》)。“季子正年少,匹马黑貂裘”(《水调歌头·舟次扬州和杨济翁、周显先韵》)。“挥羽扇,整纶巾,少年鞍马尘”(《阮郎归·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》),都是词人早年英勇抗金的生动写照。同时,词人也为见证当年宋师击败金兵的采石大捷而深感自豪:“汉家组练十万,列舰耸层楼。谁道投鞭飞渡,忆昔鸣髀血污,风雨佛狸愁”(《水调歌头·舟次扬州和杨济翁、周显先韵》)。辛弃疾南归以后,曾在湖南建立雄震一方的飞虎军,又在福建海防、镇江前沿筹建万人军旅,所以,稼轩词中

那种抗金义勇与英雄豪气，绝非一般词人形诸纸面的豪言可以比拟。观其投赠、送别、应酬、祝寿之作，亦不乏极力鼓舞抗金之辞，即使是长期罢官闲居乡间，仍以天下为己任，念念不忘收复神州事业。如为前辈好友韩元吉祝寿，便道：“算平戎万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”，“待他年整顿，乾坤事了，为先生寿”（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）。与挚友陈亮同游鹅湖，共酌瓢泉，极论世事，长歌相答，则曰：“我最怜君中宵舞，道男儿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”（《贺新郎·同父见和，再用韵答之》）。寄陈亮壮词，又曰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，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（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）。送青年诗人杜旂，亦竭力激励：“夜半狂歌悲风起，听铮铮阵马檐间铁。南共北，正分裂”（《贺新郎·用前韵送杜叔高》）。诚如清人黄蓼园《蓼园词评》所说：“幼安忠义之气，由山东间道归来，见有同心者，即鼓其义勇。”第三，谴责苟且偷安、屈辱求和的主和派，表露对危难时局的深沉忧虑。愤恨执政者不顾北方沦陷，无视沦陷区人民恢复渴望，则曰：“渡江天马南来，几人真是经纶手？长安父老，新亭风景，可怜依旧。夷甫诸人，神州沉陆，几曾回首”（《水龙吟·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》）。或即事叙景，暗讽执政者对山河残破麻木不仁：“剩水残山无态度，被疏梅料理成风月”（《贺新郎》“把酒长亭说”）。忧心战备荒废，金兵侵袭，形势危殆，则曰：“落日胡尘未断，西风塞马空肥”（《木兰花慢·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》）。或就景抒情，忧愤交加：“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”（《摸鱼儿》“更能消几番风雨”）。第四，宣泄请缨无路、壮志难酬以及备受打击、孤独无奈的悲怆与幽愤。倾诉漂泊江南、功业无望，则曰：“落日楼头，断鸿声里，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，栏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”（《水龙吟·登建康赏心亭》）。慨叹英雄豪杰备受压抑摧残，则曰：“汗血盐车无人顾，千里空收骏骨”（《贺新郎》）；“追亡事，今不见，但山川满目泪沾衣”（《木兰花慢·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》）。痛感自身迭遭弹劾、罢官退居乡间，则曰：“笑吾庐，门掩草，径封苔。未应两手无用，要把蟹螯杯”（《水调歌头·汤朝美司谏见和，用韵为谢》）；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”（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，戏作》）；“不知筋力衰多少，但觉新来懒上楼”（《鹧鸪天·鹅湖归，病起作》）。此外，词人长期退居乡间，时常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诗文陶冶自我，

也写了不少流连诗酒、鄙弃尘世的闲适词。

辛弃疾的咏史、怀古之作，与抚时感事之作关系密切，亦有极高的艺术成就。这类作品，借古代人物、历史事件，映照、对比时事，抒情述怀，所谓借古人之酒杯，浇自家之垒块，诉心中之不平，寄感慨于千载。如咏史名作《八声甘州》：

故将军饮罢夜归来，长亭解雕鞍。恨灞陵醉尉，匆匆未识，桃李无言。射虎山横一骑，裂石响惊弦。落魄封侯事，岁晚田园。谁向桑麻杜曲，要短衣匹马，移住南山。看风流慷慨，谈笑过残年。汉开边功名万里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。纱窗外斜风细雨，一阵轻寒。

吟咏西汉飞将军李广，专门选取李将军罢职后闲居一段，写他落魄受辱而又壮心不已的故事，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和不平之情，笔力峻峭，忧愤深广。辛弃疾怀古词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更是传诵千古的不朽名篇：

千古江山，英雄无觅，孙仲谋处。舞榭歌台，风流总被，雨打风吹去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元嘉草草，封狼居胥，赢得仓皇北顾。四十三年，望中犹记，烽火扬州路。可堪回首，佛狸祠下，一片神鸦社鼓。凭谁问：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

词人晚年出守镇江（京口），登览怀古，缅怀从京口发迹的英雄——抗击北方强敌、战功卓著的孙权、刘裕，由北伐英雄引出北伐失败者的“仓皇北顾”，进而由历史往事引出对现实形势的感慨和隐忧，将词的历史感与现实感跨越时空对接起来，词风沉郁顿挫，境界深邃宏阔。

辛弃疾词中颇为人称道的另一类作品是他的情词。这似乎与他的英雄豪气相左，但言情本是词的主要题材，辛弃疾亦承晚唐五代花间余绪，又是至情至性人，情感浓挚，才情横溢，于慷慨激昂之余，未尝不能婉转缠绵，风流妩媚。正如清代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所说：“稼轩固是才大，然情至处，后人万不能及。”粗计稼轩情词约占其词总数八分之一，数量不可谓少。内容上既有与妻妾、情人等相关的写实之作，又有借幽情以寓意的寄托之作，也包括古代常见的代言体闺思词。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。如《祝英台近·晚春》：

宝钗分，桃叶渡，烟柳暗南浦。怕上层楼，十日九风雨。断肠片片

飞红，都无人管，更谁劝啼莺声住。鬓边觑。试把花卜归期，才簪又重数。罗帐灯昏，哽咽梦中语：是他春带愁来，春归何处，却不解带将愁去。

写闺中女子相思浓愁，借由伤春、怨春之辞流露出来，哀婉细腻，缠绵悱恻，“烟柳暗南浦”、“十日九风雨”云云，又多弦外之响、言外之味。清人沈谦《填词杂说》评论说：“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，至‘宝钗分，桃叶渡’一曲，昵狎温柔，魂销意尽，才人伎俩，真不可测。”又如《青玉案·元夕》：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词中通过都市元夕灯火辉煌、华丽热闹景象以及观灯女子欢声笑语、阵阵幽香，最后强烈地对比、反衬出灯火冷落处作者所寻觅的心仪的女子，表现词人苦心孤诣的独特情怀，所谓“自怜幽独，伤心人别有怀抱”（梁启超《饮冰室评词》），寄意深远，境界绝高。

辛弃疾闲居江西上饶、铅山二十年，他笔下的山水词、农村词，鲜活自然，气象万千，不仅进一步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，更是极大地提升了山水词、农村词的艺术品位。且看他的山水名篇《沁园春·灵山齐庵赋》：

叠嶂西驰，万马回旋，众山欲东。正惊湍直下，跳珠倒溅；小桥横截，缺月初弓。老合投闲，天教多事，检校长身十万松。吾庐小，在龙蛇影外，风雨声中。争先见面重重，看爽气朝来三数峰。似谢家子弟，衣冠磊落，相如庭户，车骑雍容。我觉其间，雄深雅健，如对文章太史公。新堤路，问偃湖何日，烟水蒙蒙。

写山写松，皆有雄浑奔腾的飞动的气势，带有浓厚的稼轩标记，仿佛词人统御的十万雄兵，呼之欲出。至于以人的仪态风度，甚至以司马相如车骑、司马迁文章风范，比喻群山气象，那更是词人独特的艺术创造。辛弃疾的农村词，亦是佳作迭出，不胜枚举。且看《鹊桥仙·己酉山行书所见》、《鹧鸪天·代人赋》、《清平乐·村居》三首：

松风避暑，茅檐避雨，闲去闲来几度。醉扶怪石看飞泉，又却是前回醒处。东家娶妇，西家归女，灯火门前笑语。酿成千顷稻花香，夜夜费一天风露。

陌上柔桑破嫩芽，东邻蚕种已生些。平冈细草鸣黄犊，斜日寒林点暮鸦。山远近，路横斜，青旗沽酒有人家。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。

茅檐低小，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

大儿锄豆溪东，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，溪头卧剥莲蓬。

这些词不仅写出了清新自然、充满生气的田园风光、丰收年景，更写出了农村淳朴和谐的乡情、亲情，形象栩栩如生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在溪头荠菜花”，更带有深刻的哲理，耐人品味。在苏轼《浣溪沙·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》五首等少量田园词之后，辛弃疾以大量出色的创作实践，把农村词推向了新的高峰。

辛弃疾还有不少咏物词，以咏花为主，兼有咏雪、咏月、咏鸟、咏乐器等，其中亦不乏传世佳作。例如他的咏荷词《喜迁莺》：

暑风凉月，爱亭亭无数，绿衣持节。掩冉如羞，参差似妒，拥出芙蕖花发。步衬潘娘堪恨，貌比六郎谁洁？添白鹭，晚晴时公子，佳人并列。休说，拈木末。当日灵均，恨与君王别。心阻媒劳，交疏怨极，恩不甚兮轻绝。千古《离骚》文字，芳至今犹未歇。都休问，但千杯快饮，露荷翻叶。

描摹芙蓉的芬芳高洁，援引屈原咏荷名句，借用楚辞“香草美人”手法，抒发“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”的愤懑，从而扩大了物象的情志内涵，超越了传统词花间柳下的局促范围，赋予作品鲜明的现实意蕴。

四

辛弃疾词气势雄浑奔腾，意境宏伟阔大，表现出震烁古今的壮美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看他表达斩除北方阴霾，解放沦陷区人民的雄心，“举头西北浮云，倚天万里须长剑”（《水龙吟·过南剑双溪楼》）；缅怀历史上北伐英雄，歌咏他们横扫千军的业绩，“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（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）；描绘铅山期思山水，展示广角全幅画景，“一水西来，千丈晴虹，十里翠屏”（《沁园春·再到期思卜筑》）；观钱江大潮喷涌激荡，如见将士用命，激战正酣，“截江组练驱山去，鏖战未收貔虎”（《摸鱼儿·观潮上叶丞相》）。凡此种种，无不表现出淋漓酣畅的宏壮之美。故清

人陈廷焯说：“稼轩词魄力雄大，如惊雷怒涛，骇人耳目，天地巨观也。”（《词则·放歌集》眉批）但辛弃疾词并非一味的豪放，通篇雄放的作品更是少见。稼轩词往往于豪壮之中，又能沉郁顿挫，含蓄蕴藉，潜气内转，呈现出一种山围水绕、欲飞还敛、缠绵悱恻、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壮美与柔美的融合，释放出强烈而又独特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一方面是由于辛弃疾所处的时代，他的收复中原的主张与当时朝廷求和自保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，他的刚直不阿的性格更是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弹劾打击，正如他在淳熙六年（1179）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上奏朝廷的《论盗贼札子》里说的：“臣生平则刚拙自信，年来不为众人所容，顾恐言未出口而祸不旋踵。”所以，他在词里往往不能放言无忌，而不得不采用幽微曲折的比兴寄托手法，或调动楚辞“香草美人”的象征系统，来影射现实世界的风云变幻。另一方面，辛弃疾毕生致力于词，深知词的艺术特性，正如近代学者王国维后来总结的那样：“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，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境阔，词之言长。”（《人间词话》删稿）辛弃疾在词的领域里锐意创辟的同时，亦能深入把握词的特性，避免简单粗犷的表达，尽力保持词独有的“要眇宜修”之美。例如，稼轩词中众口称誉的《摸鱼儿》：

更能消几番风雨，匆匆春又归去。惜春长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春且住，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。怨春不语，算只有殷勤，画檐蛛网，尽日惹飞絮。长门事，准拟佳期又误。蛾眉曾有人妒。千金纵买相如赋，脉脉此情谁诉？君莫舞，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。闲愁最苦。休去倚危栏，斜阳正在，烟柳断肠处。

借传统的惜春、伤春主题，流露对风雨飘摇、日薄西山时势的忧愁哀伤；又借美人见妒，寄托个人迭遭诬陷打击的身世之痛以及对执政者的怨愤。“词意殊怨，然姿态飞动，极沉郁顿挫之致。起处‘更能消’三字，是从千万转后倒折出来，真是有力如虎。”“休去倚危栏”三句，“多少曲折。惊雷怒涛中，时见和风暖日。”（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）堪称“摧刚为柔，缠绵悱恻”（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》）的典范之作。

与上述幽微曲折的比兴寄托手法相关联的是，辛弃疾开始在词里大量运用典故，这固然与词人深厚的学养有关，更主要的是为了避免直露浅率的表达，增加词的厚度与深度。辛弃疾六百二十余首词中，共用典一千五

百多个。在辛弃疾之前，少有词人如此大量地运用典故，更无词人如此广泛地用经用史，而辛弃疾又能应用自如，运化无迹，辞气纵横，意蕴流转。所以，清人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说：“辛稼轩别开天地，横绝古今。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诗》小序、左氏《春秋》、《南华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世说》、选学、李杜诗，拉杂运用，弥见其笔力之峭。”请看辛弃疾《最高楼》：

吾衰矣，须富贵何时。富贵是危机。暂忘设醴抽身去，未曾得米弃官归。穆先生，陶县令，是吾师。待葺个园儿名佚老，更作个亭儿名亦好，闲饮酒，醉吟诗。千年田换八百主，一人口插几张匙。便休休，更说甚，是和非。

“吾衰矣”出自《论语》，是用经书。“须富贵”句、“暂忘”句出自《汉书》，“富贵”句、“未曾”句出自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，是用史书。“佚老”语本《庄子》，是用子书。“亦好”语出唐代戎昱诗，是用集部。通篇出入经史子集，又杂用禅宗语录（“千年”句）和吴地谚语（“一人”句），词锋锐利，语意警策，有力地批判了贪图富贵的世俗观念。正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》所论：“稼轩词龙腾虎掷，任古书中理语、虚语，一经运用，便得风流，天姿是何夔异。”

稼轩词中尤其喜欢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典故，这是因为孙吴、东晋、南朝僻处江东的历史状况和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相似，容易借题发挥，托古讽今。如前面所举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又如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：

何处望神州？满眼风光北固楼。千古兴亡多少事？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。年少万兜鍪，坐断东南战未休。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。

词中赞颂孙权（仲谋）坐镇东南一隅，却能大显身手，痛击北方曹魏，实际上是为了反衬南宋屈膝求和的现状，“有慨于南渡之不振也”（清杨希闵《词轨》）。

在大量用典的同时，辛弃疾进行了“以文为词”的艺术探索与变革。这包括在词中引入古文、辞赋的章法。例如《贺新郎·别茂嘉十二弟》，仿《别赋》、《恨赋》结构，首尾呼应，中间打破词的上下片分隔，连举人间伤别之事，铺张扬厉，“章法绝妙”（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删稿）。也包括将经、史、子等散文中的议论、对话引入词中。例如《水调歌头·盟鸥》：“凡我同盟鸥

鹭，今日既盟之后，来往莫相猜。”《沁园春·将止酒，戒杯使勿近》：“杯再拜，道‘麾之即去，招亦须来’。”《贺新郎》（“甚矣吾衰也”）：“知我者，二三子。”《西江月·遣兴》：“只疑松动要来扶，以手推松曰‘去’。”在韩愈“以文为诗”、苏轼“以诗为词”的变革之后，辛弃疾进一步“以文为词”，避熟就生，飘洒自如，增添了词的生气和张力。

稼轩词的语言，骈散结合，雅俗并用，古今融合，汪洋恣肆，纵横挥洒。用俚俗语，如“莫嫌白发不思量，也须有思量去里”（《鹊桥仙·送粉卿行》），“如今只恨因缘浅，也不曾抵死恨伊。合下手安排了，那筵席须有散时”（《绣衾·无题》），率真浅俗的表达，已开元曲风气之先。又能庄谐杂出，嬉笑怒骂，皆成篇章。例如《永遇乐·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》：

烈日秋霜，忠肝义胆，千载家谱。得姓何年，细参辛字，一笑君听取。艰辛做就，悲辛滋味，总是辛酸辛苦。更十分向人辛辣，椒桂捣残堪吐。世间应有，芳甘浓美，不到吾家门户。比着儿曹，累累却有，金印光垂组。付君此事，从今直上，休忆对床风雨。但赢得靴纹绉面，记余戏语。

这是独创一格的戏赋姓氏的词，拿自家姓氏“辛”字说事，以戏谑风趣的口吻，纵横议论，发泄幽愤，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。

辛弃疾善于学习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，为我所用，推陈出新，进行了多种艺术尝试和探索。如吸收辞赋精华，效天问体而赋送月（《木兰花慢》“可怜今夕月”），效招魂体而为“些”语（《水龙吟》“听兮清佩琼瑶些”），效《鹏鸟赋》而对鹤语（《六州歌头》“晨来问疾”）。又如，效花间体而摧刚为柔，效易安体而取其清新自然。又有集经句体、隐括体、禽言体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总之，辛弃疾词“慷慨纵横，有不可一世之概，于倚声家为变调；而异军特起，能于翦红刻翠之外，屹然别立一宗，迄今不废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稼轩词提要》）。同时，稼轩词又不限于慷慨豪放，风格多样，手法多变，“其词之为体，如张乐洞庭之野，无首无尾，不主故常；又如春云浮空，卷舒起灭，随所变态，无非可观”（范开《稼轩词序》），影响后人既深且远。

五

稼轩词久为世人推崇，流传甚广。早在稼轩生前，其词集已有刊行。

淳熙十五年(1188)正月,辛弃疾门人范开编成《稼轩词》(后称《稼轩词甲集》)行世。之后乙集、丙集、丁集相继问世,合为四卷,其中未收稼轩出任浙东安抚使、镇江知府时及之后作品,其成书当在嘉泰三年(1203)辛弃疾64岁以前。南宋时还有多种版本面世,可惜今皆不传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载《稼轩词》四卷,又称“信州本十二卷,视长沙本为多”,可知南宋时已有四卷本和十二卷本两个系统。流传至今的四卷本《稼轩词》,427首,主要有明代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以及明末毛晋汲古阁精钞本;今存十二卷本《稼轩长短句》,572首(增稼轩晚年词作,包括绝笔之作,当成书于稼轩身后),主要有元大德三年己亥(1299)广信书院孙粹然、张公俊据宋信州本重刻本,明代嘉靖年间历城王诏校刊、李濂批点本,清光绪十四年(1888)王鹏运四印斋刻本等。四卷本与十二卷本文字不尽相同,互有优劣,近现代学者多有校勘评议。又有学者从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清波别志》、《草堂诗馀》等书中辑出稼轩佚词五十余首,稼轩词总数达六百二十余首,但其间所补仍有存疑者。

本书精选辛弃疾词110首,占稼轩词总数六分之一强。所依底本为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刊本(简称“大德本”),主要参校毛晋汲古阁钞本(简称“四卷本”)、明代历城王诏校刊本(简称“王诏刊本”)、晚清王鹏运四印斋刻本(简称“四印斋本”)。凡底本显误、缺失,或不尽妥帖的,则斟酌诸参校本,择善而从,并出校记;诸参校本异文而有参考、对比价值的,亦出校记。选词尽可能兼顾各种题材类型、多种艺术风格以及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,同时也考虑作品的可读性,以多数读者相对容易接受、欣赏为度。词的编排大致以创作时间先后为序,主要参考邓广铭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),其间亦有根据个人臆见而酌情调整顺序的。因文献资料缺乏,部分作品创作时间难以确考,或划定一个粗略的时段,或依大德本、四卷本原编顺序推测排序,或以类相从。注释部分,对词中掌故、语典、名物、人物、职官、地理、疑难字词等等,逐一出注,并根据需要,作疏通串讲。解读部分,则介绍作品相关背景,简要分析作品内蕴与创作特色,间引历代学者相关评语,以供读者参考。部分注释、解读,参阅了邓广铭、夏承焘、俞平伯、唐圭璋、胡云翼、缪钺、叶嘉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,凡有征引,逐一注明。间出己见,聊备一说。深知解人不易得,郑笺更难求。试